

花
當
閣
業
談

花當閣叢談卷八目錄

葉臺山日本論

倭寇記畧

茅鹿門勦徐海始末

王忬

太倉人
號思質

張經

福建人

阮鶚

任環

人
號復庵

胡宗憲

徽州人
號梅林

趙文華

慈谿人
號蓉江

附黃質山叙劉將軍淮上戰功

花當閣叢談卷八

葉臺山日本論

論曰我太祖高皇帝威靈遠播北暢南洽獨倭馭之而不馴綏之而愈貳東甌江夏僂力經營保障之具犁然畢舉顧鉅防隴宇平世疆事弊于匪人重以匪茹罔懲包荒太甚郊關弛禁虎兕狎遊遂令貢使內訌姦民外市紛紜糾結干戈日尋毒流海內十載不靖祖訓之嚴于絕倭淵乎卓哉眞萬世之龜鑑矣仍節錄其叛服之畧於後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
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桀黠俗喜盜輕生好
殺每戰必單列緩步爲蝴蝶陣前一人揮白扇爲進止
木弓竹矢以骨爲鏃刀極剛利中國不及也男子魁頭
斷髮黥面文身婦人披髮跣足間用屨此其大畧也洪
武二年寇山東淮南明年再入轉掠閩浙上遣趙秩諭
其王良懷旋表稱臣入貢然其爲寇掠自如瀕海郡縣
迄無寧歲乃令所在造海舟防倭嗣復屢貢以其語謾
並却之十三年再貢所奉丞相書仍甚命綢其使明年

復貢命禮臣爲檄數而却之已復匿兵貢艘中助惟庸
事發上乃著祖訓示後世母與倭通而命信國公湯和
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摘民
爲兵戍之防禦甚周倭不得間小小入與我軍相勝敗
永樂 年其王源義道遣使入貢時我方招來諸島夷
絡繹海上倭乘之爲欺詐瀕海復騷未幾寇遼左都督
劉榮大破之敵無孑遺宣德時遞貢遞掠備嚴則貢得
間則掠與之期不遵我亦取羈縻示寬大而已倭益肆
無忌至焚官庾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

衣剖視賭勝爲樂恠毒不可言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使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于其王易姓名充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爲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閹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屢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設詭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相讐殺戕指揮劉錦袁璫大掠寧波奪舟去巡按御史以聞禮臣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

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七年至嘉靖十八年其
王源義晴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仍申約貢必
如期舟三人百不者却勿受夷性婪違約如故內地奸
豪往往與爲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啗喝官府以縱寇
爲辭共出則陰泄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
倭大恨言我挾王貲而來不得直何以歸報因盤據島
中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於貪酷饑寒困苦者咸相率
從亂東南之禍大作于是朱統以巡撫蒞治之統日夜
飭兵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稍解統竟爲豪

所中自殺賊益猖獗三十一年殘浙東明年犯太倉破
上海崇明嘉善諸邑時王忬爲巡視忬經畧摘發頗有
緒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將則盧鏜湯克寬俞大猷是
時倭至無虛月屯據柘林川沙窪青村陸涇壩諸處四
出流剽而柘林賊最劇鏜戰孟宗堰大猷戰金山衛天
寵合諸將兵戰烏程縣之紫墩皆不利別將李逢時率
浙東兵戰新涇橋小勝隨大敗三十三年張經爲總督
經前總督兩廣有威惠計調廣兵禦倭兵未集而工部
侍郎趙文華以禱海至文華素貧緣大學士嵩貴幸願

指經經自以大臣位其上自重不爲下文華屢促出師
經以兵機秘業已刻師期不告也文華遂劾經養寇并
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
千九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斬首二百七
十有奇焚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
論死西市以周琬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琬未幾去以楊
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者益多大衆掠江北焚漕
舟文華盛集兵戰于陶宅敗績遂還朝應天巡撫曹邦
輔再戰再敗惟蘇松叅政任環戰大捷賊別部自日照

登孫贛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兵莫能禦
高埠賊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橫行數千里殺傷
無算至蘇州乃滅諸將大猷等逐賊海上頗有斬獲而
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楊宜罷去宗憲代阮鶚代宗憲
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東最强此下俱別有紀徐海後至
與之合叅將宗禮率所部河朔兵九百人與戰于崇德
三遇三克追踰橋橋陷兵隕禮死之賊進圍鶚于桐鄉
鶚固守不能拔乃解去而宗憲欲搆二賊乃遣人至海
所若爲好語者東疑之宗憲則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

許諾卽許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率其衆別營梁庄官兵遂圍東巢盡殲其餘黨進攻海干梁庄海死別部據舟山俞大猷攻之未下會夜大雪大猷督兵進賊拒戰敗歸巢擁柵自固我兵縱火焚之斬首百四十餘級餘悉死巢中兩浙平其明年誅王直王直者徽人也嘯連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舶巢五島中奸商王敬棄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共集衆相與署置倭之來皆直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至杭供具犒惠甚厚而先是鄞生員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直使

禁敢諸夷毋內犯宗憲遣洲行以生員陳可願副之至五島直邀入爲言曰本方亂往無爲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遂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且白直語而傳送洲至後島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德陽及夷目四十人隨洲來入貢直亦許俱至而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遊說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異議聞然直至覺有異乃先遣王激入見宗憲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陳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

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也曰果爾可遣澈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毛臣王澈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其與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強議者且謂其受直金欲貸其死故宗憲懼不敢爲請直死王澈毛臣殺夏正率餘衆據舟山征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入巡撫李遂馳至如臯與賊遇白蒲諸將言宜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

卽小挫難復矣約勒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逼如臯必且合合則道有三百泰州逼天長鳳泗卽皇陵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掣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若得地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斬獲甚衆順之會有他役釋去遂益合兵攻圍賊困甚欲遁副使劉景韶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北倭悉平其寇福建

者張甚連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巡撫阮鶚罷去王
詢劉燾游震得相繼撫閩無尺寸功宗憲檄叅將戚繼
光往援時賊據寧德之橫嶼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坐
守踰年莫敢進繼光軍命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
持束草填河進力戰大破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
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奪所據三千七百餘人歸乘
勝勦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初至福清邑令及父老
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俟緩圖之賊偵者歸告
不爲備其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破其巢邑人尙未知

出兵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一年攻陷興化總兵劉顯
去賊一舍而軍不敢戰復命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聞
繼光至欲逃爲俞大猷所拒不得出繼光督軍薄戰大
猷繼之因風縱火賊皆糜巢中無脫者支黨寇仙遊連
江諸處盡討平之當是時倭繼光幾無聞未幾廣東倭
亦爲官軍所敗逃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
脫者僅二千餘留屯海豐俞大猷就圍之賊食盡欲走
副總兵湯克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
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誦生

靈之塗炭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時海上遭
寇曾一本等復稍稍勾引人犯閩粵我亦嚴爲備旋至
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始倭盛時議者以市舶罷夷無
所衣食故反宜開市如諸番叅將大猷以爲倭與諸番
不同諸番產物多舶至而征之其利厚倭之市僅一刀
一扇無他產可利也而又生禍端國初絕之今忍開之
乎且倭能苦我者以我陸而禦之主客反而勝敗分也
吾以海爲塹以舟爲家明風候嚴約束來擊去追倭可
創矣舍此不圖而輕與之市爲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大

猷習海上事後多用其畫

倭寇記畧

嘉靖癸丑四月崑山爲倭賊所攻圍都司梁鳳承檄來
援吳甯不敢前於是賊自四月初七日起至五月廿二
日止圍凡四十有六日初其攻也止利鏃遙射迭發時
以佛郎鉛錫銃間之又數日則以雲梯無數倚城至有
綠梯近堞者有持長釘手鉤而上者俱被殺賊乃退又
數日則各背負門扇或擁木商籜舍蒙以濡被隱其下
以拒矢石穴其郭入於闔以火藥舊絮焚門闔門幾敗

城上乃用油灌蓑裏以火藥引火熬之天又轉風助熾
賊於是皆突走獨焚門者不出傍一人云此樓板有隙
何不撒起灌以熱油沸湯乎問其姓名曰我唐勝也卽
如其計殲六賊焉又石擊其二大王最名梟雄者斃之
賊勢乃稍稍引却於是令城中遍索唐勝將賞之訖無
其人咸謂神祇顯化云今就城立廟祀之卽所稱卜將
軍廟者是也當是時微唐策城無幸矣至五月初九日
張同知以狼兵至殺賊二十餘人惜後援不繼等有
之敗然賊氣已阻去志決矣至二十二日乃退盡至

九月而入吾境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倭奴煽亂猝犯

松江太倉且入邑境邑令王蒼野

名鉄字德威

浙之東鄉人

以王子至素有才幹時承平日久兵不能猝練乃閱獄簿得重犯桀黠數人許立功贖罪邑故邊海大豪多斂亡命非奸先是監司檄令收之公曰招之便亡何諸豪踵至公盡責其罪俾隸署中爲爪牙至是語之曰寇且至矣爾輩何以報我咸曰願効死乃立爲耆長俾部署良家子弟得數百人日夕訓練而自挽强弓鵠射以教之試以擊刺無不應手糜者邑城自勝國來其址久圯

議築之而苦財訓適富民譚曉爭產獻貲四萬公乃下令鳩工庀財晨車夕騎曰僕僕畚鍤間食不遑咽稍不趨事者手扶之甚且誅其耳蓋僅板三縮而倭已至福山時蓋九月終也或三四或八九四散劫虜莫敢誰何王公曰虜且內向薄城彼見吾樓櫓未立必攀援上壘立陷矣不如逆之且示有備於是立部分其屬泊鄉縉紳居守而自率耆民兵逆於尙墅有主簿李宗昭廣西人其蒼頭李安素精悍敢戰適有賊八人從民家醉飽出安猝與遇挾毒弩射連殪三人賊見人寡舞刀來迎

安又挺刀殺二賊賊鋒已挫而安忽爲田勝所蹶被殺然賊氣大沮全夥宵遁安之功也王公葬安於邑厲壇至今稱爲李義士墓云 明年爲甲寅夏四月倭寇復臨城焚掠烟焰冒城日色爲昏時城南完而賊陰伏其黨城中厚集其醜直犯東門令善泅者浮水而渡時王公新募打生弩手俟其半渡發矢斃之旋一倭出援死者矢又中其首鏃出於背王公又搜得其所伏黨及爲向導者親刃而支解之尸於城上賊稍却又明日大雨新城四崩賊乘其崩復集城下王公亟呼民補直缺陷

親頂笠衣蓑督之城復完賊又稍却王公曰賊未得志而却是懈我也倍繕具待之詰朝果突至乃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數級賊潰走掠三丈浦公馳羽書乞援備兵使者任復庵名環統苗兵應會天雨未戰猶豫卜靈棋決之繇曰有客王孫夜叩我門以往應之其福無倫是夜公果叩任公門請昧爽進兵任喜遂進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溺死無算城得保全又明年爲乙卯倭賊自無錫來劫關稅巨萬載二十餘艦過蘇州取道齊門入縣境欲由華蕩下西湖過墅橋經三丈浦

還海上謀報至王公曰虜乃欲寄徑吾地耶吾在而坐

視其揚揚去何恙也鄉紳有叅知錢雲江

名泮字鳴教

者素

善射初賊至從公登陣耦而射相顧沾沾喜至是力憊
忠公躡取其艦耆民錢班宋濤輩又皆淺躁懦夫也冀
邀利或可濡染亦力從忠之遂急徵兵乘舸追擊之而
自與叅知爲先鋒賊訶知公計乃輕舟過險詭藏其精
銳而使一二孱弱者嘗我公追及於尚塘伏發襲公舟
中公與叅知倉卒登陸力戰足陷葦淖中遂遇害錢亦
死班等及家丁死者五百餘人唯最黠不前者得脫翌

日賊揚帆入海去是日也日無光山無色民無生氣哀號之聲徹於閭巷備兵使者任公復提兵至城乃獲全事聞詔贈公太僕寺少卿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建專祠春秋祀以少牢子孫遂家於吾邑叅知卹典亦同卹老曰聞之長老曰是役也錢君實戎首云蓋錢君家近三丈浦懼賊劫掠故怨惠邑侯出勦實自衛也王公屢勝未免有驕心兵驕者敗先民之成訓信其然歟然屢年之勝賊志已懾二十餘艦之載厥欲亦飽特寄徑吾邑取海道耳卽縱之去亦不謂怯公乃

倉皇奮劍陷淖就殞不亦大可哀哉時趙又華方銜命視師擁旄吳門堞間列卒如林賊接牖過之至以所掠火攻具中堞卒多死而不聞發一令加一矢何耶甚矣賊臣之誤國也又聞王令未遇難前朔望行香到學有掌教真雲峰語及一相士蔣姓者術頗精王公云可令到縣衙來旣而待之殊薄蔣亦嘿然而退復諸眞眞迎問曰王公何如播手答曰不足道此人眼上視于少保流也且氣色沉滯禍不遠矣眞止之曰王性簡傲不足君所耶何至詛之蔣曰不然余

今去矣公必及見之越二月而有蕩口之難又聞顧

一江

名玉桂
字夢卿

初官京師嘗赴人席錢雲江亦與坐有

一主政善相人數目錢錢有事先別去主政問顧曰

錢有子否顧曰有且多

雲江十
一子

主政曰然則恐難考

終矣大率人長大無鬚法應孤今有子且多其能免

乎君試記之至是與王同及於難吁此兩人者何奇

中若此可見人生定命必不能逃又聞慈谿一事併

附此嘉靖丙辰七月十一日慈谿縣爲倭賊所破先

是本縣有王侍御者善天文知星氣每以禍福言於

人十常四五中至是月之初言於邑宰曰某常望星
氣闔城人當受禍某亦似難免盍備諸時賊聞尙緩
宰甚迂之居又三四日復往告宰曰禍迫矣無備城
且陷毋迂吾言也宰曰然則當在何時曰十一日時
賊已有耗宰乃聽之諸凡庫藏獄囚卷宗之類悉上
之府邑人信而徙者十一二重遷者多竊笑其妄至
初十日侍御公悉遣諸房眷去有重貲二櫃身與二
子守之坐而假寐天甫明寇已在城矣與二子悉被
殺重遷者屠滅無遺夫人之禍福患不能前知耳知

之宜可免也況自知乎智足以知天而不貴之身卒
喪於後時勢可以圖全而係戀之心卒累於可欲豈
故自取之耶抑其數之無可逃也 又聞之長老三
十二年三月朔日出時有黑員如日者以百數與日
並麗曰上有物覆之如月魄而差小於日摩蕩閃爍
日爲茫昧光四漏如線時江浙建廣間無地無年不
中倭屠城邑殺官長焚室廬殺害人民淫汙婦女無
筭流離載道所在邱墟迨今天啟四年正月二十八
日日中有黑管掩覆日無光其傍復有數十黑子連

綴纍纍如貫珠二月初三日未申時日傍復有一日
相摩蕩者久之一日忽墜不知占候家當作何事應
又明年丙辰三月倭賊自太倉界登岸過吾邑福山港
謀欲來攻會土兵遣打生弩一張爲賊所得數賊併力
欲絃之堅不可上駭而問人曰城上如是者有幾其人
曰奚止數百千賊吐舌遂息意吾邑西至江陰圍城積
月殺傷無算城上備禦竭矣一日向晚忽一夫泅水而
來呼城上人速救我我救汝一城性命旋有數賊注矢
欲發城上人促下一板蔽之迫而升問其說曰有細作

九人匿某所某家約今中夜竊發令九人者先誘入城作內應外則具竹梯乘而登也於是選兵往擒果見九人者結束將發矣卽斬而竿其首示城上賊於是氣沮明日徐引去萬歷十九年七月初十日海濱訛傳倭夷入境城門晝掩民間倉卒驚怖逃竄富家大族爭先入城裹裳涉水多溺死者越數日始息聞之沿海諸縣皆然不知言所自起

邨老曰自古稱四夷之獷狁必曰北狄乃所聞倭奴之敢鬪輕死有北虜所未嘗有者姑就余所聞記之

甲寅崑山城下之戰一虜酋持雙刀獨自窺門城上
築巨石投中其背悶欲絕頃之復蘇仍又舞刀窺門
如故復中巨石乃斃蘇城裏門之戰一巨酋被鈎刀
手破腹出腸乃奔入一寺中取楹縛於腹而出戰我
軍意其腰纏也爭向前誅之解視其縛則滿楹皆腸
臙劉將軍名顯寶應之戰一賊舞雙刀而來劉揮刃解
其一膊復戰如故俄又解其一膊乃以頭奮觸而來
至絕頃乃止嗚呼此豈人類也哉我軍以烏合之衆
懷畏死之心而欲與相角宜其所向無前而奔北者

相繼也 其入寇必乘東北風故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重陽後至十月常多此風入寇必於斯時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然自丙辰至今七十年矣而寂然無警邨老幸生太平之世含哺擊壤誰之力哉

茅鹿門勦徐海始末

徐海之擁諸倭病我東南也數年於茲矣至丙辰歲乃擁衆數萬焚舟而來分兵四路擾我內地合故柘林賊陳東之衆先圍乍浦去掠峽石越皂林出烏鎮時總督

胡公

名宗憲

提督阮公

名鳴騶

俱引兵尾其後參將宗禮裨將

霍貫道

霍乃義官不知何以稱裨將

俱河朔驍雄率所部八百人數

與海遇屢挫其鋒會一日絕嚮道火藥又盡空腹之戰

二人俱沒海於是乘勝與陳東圍阮公於桐鄉勢甚危

急而胡公兵皆畏賊莫敢援也會胡公先遣辯士諭王

直直聽之遣其養子毛海峰欵關謝罪乘機遣謀以其

事語海海聽之率眾退陳東聞之亦退桐鄉之圍始解

海因間遣酋亦輸欵胡公荅之甚厚此海歸心於公之

始也公策海雖暫內附其中固不可測於是遣謀各離

間諸賊使相猜忌不得黨合因說海旣內附何不擊他
賊以明本心海諾之因間擊吳淞江之賊斬首千餘級
海於是漸就約束矣輦所載飛魚冠及他器甲數十種
獻諸公時海以桐鄉之役爲陳東所忌怨而海麾下書
記葉麻者最黠悍胡公謀以次縛之以死海內向之心
於是說海縛葉麻葉麻果就縛而東不可得也會監督
趙公名文華提兵至胡公遣謀語海曰我欲寬若趙尙書
以若罪大不可恕非縛陳東以贖事不可解奈何又出
葉麻獄中令詐爲書與東令反兵賊殺海故不以遺東

而陰泄之於海海讀其書流涕益德公之庇之也念東
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於是重賂王弟詐東代署書記
海是夜乃得東縛之獻之軍門葉與東相繼縛其麾下
酋故隸二人者俱洶洶疑懼海又懼其爲變凡形迹稍
不安者卽又縛之又百餘人皆巨酋也而其勢漸以孤
矣公乘其勢之孤卽又遣謀告曰聽我艤舟數十海上
若誘之逐海上艘吾爲汝合力俘斬以謝趙公若亦因
得以自完海從之合官兵俘斬數十百人沒死者無算
海於是自以功足以報國矣請束甲入庭謁諸公皆許

之至其入欵也乃先期一日而來且胄而入諸公皆心
怒其黠姑且厚犒遺之去計不誅之東南無寧日也以
永保之兵未至且欵之以懈其心令自擇便地居之得
沈家庄沈家有東西二庄說海率所部居東沈家庄而
以西庄居陳東黨海一一聽命二黨旣離居而讒間易
行矣詐令陳東遺書其黨謂海已約官兵夾勦汝輩矣
東黨怒勒兵至海所大罵挺稍亂鬪衆大罵官兵謀知
適永保兵俱集明日乃四面墻合而進瞰壘下擊縱炬
焚之海窘沉河而死千餘酋搜斬立盡扣其二侍女得

海死所取其屍斬首令軍門

邨老曰鹿門先生文名滿天下此記何敢輕置雌黃
獨其叙事支離如薩摩王弟一段謀告臧舟一段庭
謁胄入一段俱含糊不明豈有所隱諱耶何色澤之
闇省也且徐海之勦此專歸美胡趙而史則直以爲
阮公之功多相矛盾故復據沈越御史所纂嘉隆間
見節畧諸公功次於左

王忬

太倉人
號思質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夏四月倭破黃巖縣大掠溫台寧

紹諸郡邑時海禁既寬而舶主土豪益連結倭賈爲奸
徽人王直以亡命走海上爲舶主渠魁與其黨徐學毛
勲徐海彭數十人列兵近洋築室山隈乘巨艦爲水
砦出入寇掠引倭萬餘破黃巖縣殺掠甚慘自舟山象
山流劫溫台寧紹浙東大震廷議遣一重臣巡視乃以
都御史王忬巡視浙福海道假事權得便宜行事且勦
且撫勿拘條例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浙閩叅將
忬乃倚爲心腹徵狼土兵及各郡桀黠少年分隸諸將
布列瀕海各鎮堡浙人恃以無恐次年癸丑王直復糾

漳廣羣盜勾集各島倭夷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蔽海而
至南自台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
警俄而攻破浙江昌國衛屯據凡五日大猷以舟師攻
之始去旣又攻太倉城不克分衆四掠燒燬關廂公私
廬舍有四十倭突至浙江乍浦往來平湖海寧海鹽諸
境焚燬慘虐官軍禦之皆敗凡十六日竟徜徉奪舟而
去旣又兩破松江上海縣殺縣丞宋鰲其首據官衙號
令餘衆則掠街市凡七日去旣又破浙江臨山衛乘勝
西犯松陽知縣羅拱辰禦却之賊浮海走俞大猷以舟

師邀擊斬首六十九級既而圍湯克寬於海鹽環四門
攻之不克縱火焚城樓及民屋數百間而去未幾攻陷
乍浦所拱辰復督兵來援倭引去流劫奉化寧化諸處
克寬追圍於獨山民家以火爇之賊半死而太平府同
知陳璋蘇州府同知任環復統兵至斬首千餘級餘寇
出境倭自閏三月登岸至七月始旋留內地凡五月攻
陷郡縣殺掠焚蕩畧盡百年所稱蕃盛安樂之區肅然
鬼燐終宵矣忬嚴於偵刺凡沿海大猾稱倭內主者悉
繫案覆其家自是倭奴不復知我虛實甲寅六月大同

巡撫缺忤遷去

張經 福建人

甲寅秋七月倭復流劫自蘇州至嘉善縣轉趨松江出海大猷擊敗之於吳淞所擒七人斬首二十餘級賊乃自嘉興屯採淘港等處進薄嘉定縣募兵叅將李逢時與許國以山東民鎗手六千人至與賊遇於新涇橋逢時麾下先進取之賊退據羅店鎮擊之禽斬八十餘人許國恨其背已立功乃別從間道襲賊以分逢時功追至採淘港伏起官兵大敗溺水死者千人山東兵遂不

振然以北土烏合之兵驅之南方沮洳之地固非其宜於是廷議欲徵狼土兵勦賊以南京兵部尙書張經嘗總督兩廣有威惠爲狼兵所載服乙卯正月勅令以兵部尙書總督直隸浙福軍務以便宜從事開府置幕自辟叅佐經亦慷慨自許中外忻忻皆謂寇不足平四月廣西田州土官瓦氏引土狼兵應調至經分隸俞大猷等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爲巢新倭復至趙文華時至松江祀海欲引狼兵立功以自張乃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與戰不勝頭目鍾寅黃繼等十四人皆死復

恣劫掠五月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經分遣叅將盧鏜等督狼土兵水陸擊之賊遂北走平望副總兵俞大猷以永順宣慰司官舍彭翼等邀擊之賊奔回王江涇保靖兵復擊其後賊大潰諸軍共禽斬首功二千有奇餘賊數百奔柘林東南用兵此爲第一功云未幾而逮捕經及叅將湯克寬之命下矣經逮而東南之禍慘不可言初經至浙頗驕倨有府同知張任先爲郎瞠經經銜之及行部至其府夜令人踰牆出質明詰責任司兵防不嚴城守褫衣冠縛而笞之藩臬府官俱不敢營救監

織內臣聞而馳入止之任囚首裸跣出不勝辱欲縊知
府守之得免國朝府貳無受笞者人心稍不予經時文
華挾嵩勢每事凌經經自以大臣儼處其上不爲屈文
華恚連疏劾經謂才足平賊第以家在閩恐賊報復故
趑趄縱舍以示德耳上以經玩寇殃民遣官校逮捕經
克寬訊問時經已破倭於嘉興王江涇捷聞兵科奏乞
留經平餘倭自効不聽經至京下法司議罪經自理言
倭犯嘉興卽委叅將鍾督保靖兵援嘉興委大猷督永
順兵由柳湖間道趨平望以扼賊路令克寬引舟師從

中擊之一戰而勝凡馘斬二千有奇焚溺死者無算賊氣遂餒豈有一毫怠玩之念自臣蒞任方半年前後俘斬以五千計惟是智畧淺短不能俄頃掃蕩此則臣之罪也疏入不報刑部尙書何鰲寬論經克寬罪死繫至十月與都御史李天寵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同斬西市邨老曰吳瑞登曰是歲當刑者百人而決止九人三良與焉豈非人心之共忿乎何鰲掌刑罪可勝誅哉

阮鶚

丙辰夏五月倭逼浙省守臣倉卒闔門關外民百萬號

哭擁不得入提學阮鶚適至手劍開武林門納之倭亂擁至鶚發矢斃其一遂不敢動事聞超拜浙江巡撫時宗憲欲撫賊文華黨之嚴世蕃庇焉鶚抗議主勦遂共銜鶚鶚勅未至倭克乍浦宗憲遽委代子羸兵千鶚卷甲突其圍敗之又追擊之嘉興臨平山又敗之皂林賊遂圍桐鄉鶚夜馳入部署城守賊百法攻之不能下宗憲遣紅牌令行成鶚發礮碎之丸書蠟中責宗憲甚厲御史趙孔昭周如年是阮議疏乞援宗憲竟不發死守月餘徐海中銃彈窮乃遁沈庄鶚遂薄之三戰賊皆敗

時廷議皆謂宜切責宗憲而專任鶚勦平上從之曰言撫者斬於是賊辛五郎等奔蔡其山鶚趣兵大戰獲之黨陳東麻葉輩以次禽獲海勢孤乃退保沈庄溝柵數重官兵皆觀望不敢進鶚大怒曰若輩乃不如海之攻桐鄉耶檄趣總兵大猷先已以重兵尾之由海鹽進圍沈庄賊寅至西海斃馘之鶚所部兵自四月戰於觀海又戰於海寧等處又戰於仙居又戰於白馬廟又戰於乍浦等處又戰於蔡其山至沈庄之戰腹裏賊乃盡是年六月也至十二月鶚與海道王詢都司戚繼光攻舟

山且拔矣宗憲兵方至與文華盡襲爲已功鶚又建言
善後卹死蠲賦撤客兵言撫者益甘心矣未幾改鶚專
撫福建浙江事務命宗憲兼理文華輩撓之也及行宗
憲盡掣其兵鶚獨將自選五百人入閩遇賊於福寧大
戰於連江福清海口等處皆募土著選鋒設奇破之鶚
始終主勦冒險犯猜行戰立思心料手書所募之兵皆
身自饋食以至成功宗憲旣冒其功又乘間使世蕃諷
所私劾鶚剝民聚怨十罪鶚方督兵戰於海口官校就
陣前逮去閩人若喪考妣攀號者數百萬旣至京下鎮

撫司訊治過不掩功罷爲民

邨老曰此史所書阮公勦賊之功大畧如此與鹿門先生所記大相牴牾桐鄉三解圍記謂王直欵關胡公遣諜語海海退不言海中銃彈也記謂欵陳東縛麻葉者宗憲文華也不言授首阮公也記謂徐海沉河而死扣侍女得其屍僇之者亦宗憲文華也不言阮公馘之也凡記中所署置徐陳離合之故與辯士下說之詞設機布械陽裨陰闔迹其故智酷似水滸傳中伎倆曾不足以欺三歲小兒而可欺桀黠之海

若東乎若果爾則海若東特土木偶人耳何難勦而
侈以爲胡趙兩公之方畧乎其侈言胡趙而遺阮也
豈當時阮公之功盡爲胡趙所掩故知有胡趙而不
知有阮歟抑浙人素讐懼胡趙威勢雖知之而不敢
明言之歟

任環

人
號復庵

癸丑倭犯蘇松應天彭巡撫

名

言太平府同知陳璋蘇

州府同知任環俱詣韜畧令統蘇松諸郡兵禦倭時倭
犯蘇之閘門城門閉民避寇者不得入繞城號泣環呼

門門者難之環復呼曰失事有任環在乃開門納之全活萬計尋與璋擊倭敗之斬首千餘級餘寇出境陞兵備副使尋又敗倭於南沙墅斬首一百餘級尋又與總兵大猷攻陸涇澳賊敗之斬獲甚衆常熟知縣王鈇死環統兵至城乃獲全時三板沙倭賊奪民船出洋環督大猷引舟師追擊於馬蹟山禽倭首攤舍賣及賊五十人斬首九十七級是日倭舟被風飄回者五十人屯嘉定縣民家環率兵攻之不克乃投火民家燬之賊盡死既而環有母喪巡按周如斗請留以平寇乃奪情視

事進參政公每臨陣輒自署其名於肢體衣裾間以誓必死故所向克捷賊平後乞歸守制卒於家勅建祠蘇州

胡宗憲

徽州人
號梅林

嘉靖乙卯趙文華以督察至浙巡按浙江御史胡宗憲深結納之文華欲扶宗憲宗憲力排浙江巡撫李天寵欲奪其位言其嗜酒廢事流言聞上天寵被逮繫論死而以宗憲代其位總督直隸浙福宗憲因大言賊不足平既見賊勢猖獗乃遣生員蔣洲陳可願使倭誘令來

歸洲還言遇王直言我輩昔坐通番禁嚴以窮自絕誠令中國貨前罪得通貢市願殺賊自効由是與文華比而一意主撫與阮公每事左矣已而攘阮公梁庄之功械麻葉陳東至京獻俘論功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一子錦衣千戶而阮公遂不叙賊自梁庄捷後惟舟山殘倭據險結巢官兵環守之不能克會夜大雪宗憲時奉嚴旨勦賊乃督俞大猷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殺狼土官諸軍益進賊大敗歸巢官兵積薪草以棕蓑捲火擲之賊四散潰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賊遂

平丁巳三月王直復糾倭衆六艘約三千餘人入寧波
岑港登陸四掠焚燬慘甚宗憲方議招納按兵不擊而
令總兵官盧鏜往來直舟以鄉曲誘之謂直來官以都
督置司海上通五市直信之亦言能肅清海波遂與毛
海峰葉碧川挺身來見宗憲以賓禮遇使指揮館主之
給與肩輿出入復出蔬米酒肉供餽其舟日費百餘金
且交質爲信保無他虞宗憲以狀上然不敢悉其故謂
是禽獲者顧其才實足以號召諸倭乞宥一死上謂元
亮不可赦宗憲旣得旨乃密檄按察司收繫梟梟示又

有葉宗滿王汝賢皆直黨宥死得永戍然直雖就禽而
三千人無所歸益恚恨謂我不足信撫之不復來日散
掠浙東溫台江北淮揚閩中嶺表爲禍更慘庚申五月
浙福倭愈熾部移文趣宗憲進兵勦殺宗憲世世如故
旣而寇稍解散宗憲請稍假以事權得以爲諸道主乃
進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沿海巡撫
諸官悉聽節制體統如三邊卽勲臣總兵者亦由掖門
通謁叅拜庭下壬戌五月嵩世蕃敗十一月南給事中
陸鳳儀等論劾宗憲欺橫貪淫十大罪言潛結海寇王

直欺天冒功大罪一奉旨會勦江閩羣盜偷安不行違
旨玩寇大罪二虛張兵數侵蝕軍需大罪三延納贊畫
嚴中茅坤蔣孝呂希周田汝成等競爲奢僭靡費無紀
大罪四扣減織造價值侵盜誤國大罪五遍府驛派解
廩給銀兩縱吏舍騙索廩糧馬匹流毒驛傳大罪六私
出把總千總告身賣官通賄大罪七以杭州衛官廩私
餽鄉官徇私減公大罪八私役官兵送于家爲門子報
怨大罪九娶杭州部民洪梗女爲妻留卒役來住徐子
明之妻於督府宣淫敗度大罪十乞將宗憲罷斥別選

才良以紆南顧之懷章下吏部覆奏宜置于理上然之
命遣官校逮繫宗憲赴京考訊旣而逮至請旨處分上
曰今却加罪後來誰與我任事其釋之乃落職居家未
幾宗憲以書抵所親羅龍文賄求嚴世蕃爲援書中自
擬旨以囑世蕃會世蕃被罪未達仍匿龍文所及龍文
伏誅巡按御史王汝正奉詔藉其家得宗憲所與龍文
世蕃書上疏獻之因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每藉龍文
爲內援詔事世蕃故事久不發今蒙恩放歸不思補過
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橫鄉里其罪不減於世蕃龍文

乃二犯已正明刑宗憲獨以倖免恐無以服天下心臣
又聞龍文長子六一素稱大猾且習通倭初匿宗憲家
今不知指授何向使六一得亡走倭恐江南事又有大
可憂者在疏下都察院叅覆令逮執宗憲來京革其子
錦衣千戶松奇職爲民令撫按緝捕六一旣而宗憲疏
辭歷叙平賊功并節年獻瑞蒙恩以致言官忌妬且訐
汝正私受所屬贓上心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固請
將汝正宗憲互訐事情行操江都御史勘報從之宗憲
尋死於獄詔免勘

邨老曰胡公開府浙江自乙卯至壬戌蓋前後八載
論其功績止誘王直一節爲可紀乃其得君之久別
自有故時上方奉元修以求長生戊午歲倭夷以定
海縣舟山爲巢穴邏卒偵探至偶遇一白鹿以告公
公遣獵人生得之貢於朝先是胡公得鹿命一人衣
黃衣日夕飼飲之久而益馴旣進上鹿輒以舌舐上
黃衣上大悅有御史忠愛之褒誨又獲白鹿於齊雲
山復獻之旣又獻玉龜仙芝屢蒙嘉賞其結主之知
蓋如此胡公之馴白鹿也人皆以爲巧而不知其實

祖宋薛翁故智宣和帝建艮嶽土石草木靡不珍異
獨四方所貢珍禽不能馴擾有薛翁者窺帝意陳言
願掌諸禽乃日集輿衛建黃屋効清道警蹕聲翁口
作禽鳴以致其類而以諸物飼之久而益習一日道
君臨幸諸禽聞清道聲爭先翔集飛繞簇擁帝輦數
萬翁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罔測大喜命
賚以官此輩之巧於迎合如此

又曰余之記諸公也非喜談朝事也余家海上至今
父老猶能談倭事每色變云然其言徵之於史多不

合其謂撐東南半壁天者胡公也次則趙又次則任
若張若阮若王十不能一二知何歟豈胡趙兩公之
智足以罔上而愚下歟非邨老所敢言也尙有中丞
朱秋崖者吳縣人名統字子仁以都御史撫閩浙初海
上市舶旣罷番貨至奸商爲政多負其責不償索之
急則投貴官家番人候久不得食頗出沒爲盜貴官
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兵之番人含怨積怒
而並海不逞之徒迫於貪酷計畫無俚則相糾引入
番于是王直徐海之徒縱橫海上矣朝廷憂之紂首

被推擇時嘉靖二十五年也公往則日夜訓練干擷
嘗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
去中國衣冠之盜難上章譏暴二三貴官家聲勢相
依者咸側目切齒二十七年四月公搗倭雙嶼縱火
攻斬捕首虜過當擒二酋燬賊營房巨艦餘黨趨浯
嶼公前蹙之夷大敗悉遁公又親渡海至港議留屯
衆難其險公不顧竟築寨而還賊首王直收合餘燼
復入寇公督柯喬跡賊至靈官澳千舸並進賊覆溺
死者甚衆擒夷王三人眞倭百餘人皆獐惡異狀漳

人日走往聚觀諸俘偶語藉藉公益排根窮治豪右
惡之於朝遣都給事中杜汝楨卽訊言所斬獲乃滿
刺加國人非眞倭也竟以擅殺去統會王聯訐奏叅
政朱鴻漸被逮公疑以爲逮已飲鴆死其死也身無
一簣家無儋石子孫貧甚至令人共惜之然莫有雪
其寃者

馮元成先生常曰朱公勇於爲義譚及政事有蠹蝕
若饑寒著其肢腹不更不已卽大豪耽耽不顧也卒
被胥原之譖畢命沒齒然其志顯矣其功不沒矣使

當時不去公則江南且如覆孟惡至桔槔薪而溟海
波哉里中父老言公十年中丞田不畝闢家無斗儲
是固衣冠之盜所爲甘心也世道日非邪黨傷正可
歎恨者獨此哉

邨老曰此馮元成先生作公小傳如此萬歷 年
蘇松巡按 公會以公及思質王公同請卹典王公
得請如例公竟尼不行蓋公子孫甚微實不如王氏
鼎盛且有弇州先生爲世文章宗主易爲力耳長袖
善舞多財善賈詎不信歟然公之功實數倍於王終

恐不可泯也

趙文華

慈谿人
號蓉江

嘉靖乙卯大學士嵩言海寇猖獗宜遣大臣禱祀東海
以奪其魄宣布朝廷德意卽令察視賊情訪求區處長
策因薦工部侍郎文華可用上從之乃賜文華印記令
得以密啟言事文華前爲主事不檢出爲鹽運判官負
緣嵩復入爲郎亡何改通政叅議尋擢通政使日與嵩
子世蕃比周目爲義子旣奉命出憑寵恣肆所睚眦立
卽摧仆有司望風震懼奔走供奉江南爲之困弊至於

牽掣兵機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大亂戰士解體敎兵半天下而賊勢愈熾人皆以爲嵩引用匪人之罪云旣陷張經排李天寵又以直隸巡撫曹邦輔許墅關陶宅之捷已不得與爲恨謂此寇餘孽可以易取遂簡浙兵得四千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三道直兵分四道東西並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士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亦二百餘賊勢益熾文華遂委罪邦輔叅之兵刑兩科叅論文華欺罔大負簡命上乃申飭文華令秉公圖効旣又攘王江涇之捷爲己有又言

督兵破倭於周浦等處捷聞召還京上問南寇始末文
華亟欲以宗憲代楊宜乃言寇起時苦無兵今兵集苦
督撫非人不能調度請以宗憲代宜宜遂罷尋逮邦輔
謫戍邊始文華視師回言殘寇無幾旋當蕩平及丙辰
倭患愈甚拜書日至上詰文華高知上覺其欺罔乃令
文華復請視師自文華再出所至徵兵集餉靡費不貲
於是提編繇役加徵稅租截留酒粟扣除京帑迫脅富
民脫釋凶醜搜括公私金寶圖書以百萬計所徵官土
民兵川湖廣貴山東山西河南北無不罹患而臨敵不

前遣還不去往往潛爲盜賊行者居者並受其禍旣而掩阮鶚沈庄之捷遂得召還旣去而吳越之間始得貼席未幾論平倭功加文華少保然其黷貨殃民要功僨事上亦稍聞之文華再還京以金二萬兩金絲床幄一具饋嚴世蕃世蕃姬共二十有七人各金翠髻粧一奩世蕃以爲薄已銜之而文華官大司空加少保日驕亢與世蕃不相容世蕃思所以中之上素以文華能任勞時三殿大工方興上以屬文華而欲先建正朝門樓責成甚急文華雖慄然實無應卒理劇才不能以時奉

旨上滋不悅世蕃乃爲疏草遺文華使移疾請假上曰
今大工方興司空乃其本職趙文華既有疾令回藉養
病然上旣稔知文華罪惡雖斥去意猶未平會其子懌
思請假送親回藉時上方以聖旦祈典止封而疾尤所
忌怒曰止封限內乃敢稱病于是令司禮監覘視眞僞
乃小內豎至文華寢踞暢飲內豎曰上令我來視疾君
疾云何文華狎而戲之曰吾第飲酒耳何疾且贈遺復
薄內使嗔之以實入告上怒甚乃以文華江南諸不法
事罪狀示大學士嚴嵩欲殺之嵩知爲世蕃所中恚曰

吾家心腹一旦敗亡何以勸後乃具疏申救伏謁西苑
移日內侍屢偵以聞上手批曰文華卿子也安得不救
然朕之臣也以臣欺君其速殺之嵩復具疏伏謁如初
上乃霽顏手批曰慰嵩老文華放還矣嵩方退乃削藉嵩
罷歸惻思戍邊文華道卒或云仰藥死文華初憑藉嵩
資要結上寵旣以睚眦殺張經陷李默及再出江南人
畏之如虎所至望風媚附贓賂填溢與世蕃比周作惡
朝野以目一旦斥去中外稱快

邨老曰王弇州觚不觚錄云趙少保督軍過其家停

餘月以一日坐臺兩日坐家司道守令將帥候謁行
禮每出候客必用二劄子手立前不移足胡少保罷
官歸績溪鄉居每入邑必用鼓吹旗幟前導謁邑令
肩輿至堂皇始下俱桑梓間怪事也

附黃質山叙劉將軍淮上戰功

黃子

名姬水

避寇金陵江子民造予談劉將軍

名顯淮上之

捷翌日偕詣將軍幕庭再拜嘉歎焉將軍謝曰顯鄙人
也執政者不以爲不肖使備持矛顯何功之有因命酒
酌數行請將軍誦之予請叙之以備野乘叙之曰嘉靖

三十六年夏四月倭奴寇楊及淮殘柵州縣凡十有三
殺一都指揮所過鞠市爲墟留都戒嚴時劉將軍方北
上抵役金山大司馬張公名檄將軍守浦口無何白司
馬曰倭奴賦性貪惓然其欲已厭必無南志今引去矣
其在泗州者需亦去耳不如擊之便顯留此無以自効
也大司馬許之會御史馬公移書來辟將軍乘傳謁御
史御史喜命具饗將軍曰賊在顯不咽食也請滅
賊還饗耳五月乙卯率其家卒某甲疾走東安謀之得
賊艘二十九賊衆八百時脅從者聞將軍至皆散去人

人真倭也。遣將軍設書將軍笑曰：「賊易我矣！」且歸。則志
情此可斃而待也。乃伏某甲崗下。躬以四騎薄戰艘。詬
之賊出。將軍叱三騎前。以身殿。斬不前者一人。殉且戰。
且却。馬中矢。駭將軍下馬。扶鏃賊馳。將軍急躍馬斬馳
者賊。至崗下。伏弩發。賊多中。弩然且扶傷而鬪。某甲亦
殊死戰。賊却甲欲逐之。將軍曰：「日旰矣。」毋遂。賊逐颺言
焚民舍以怵我將軍。既先自焚賊縱所俘好女子以蠱
我將軍。戒勿犯。悉縛送有司。將軍度夜當雨。謂甲曰：「雨
且至。可據高阜以壘。」乃違崗十五里。而軍遣健卒持火。

器以撓賊賊徹夜驚不得寢厥明丙辰將軍援桴誓衆執一幟以令曰汝官軍有勇敢殺賊以樹功者立此幟下得三百人曰我前驅汝爲後勁命甲四十人塞隘巷之衝每巷以五人守五人列曰賊出汝陪之命某六十人分四部散布崗下曰賊潰汝擊之命二巨艘積葦上流曰賊艘汝燔之虛壁以張其勢設疑以分其敵復令數人升屋譟曰賊敗矣賊敗矣以亂其聽而挫其氣旣誓乃陣賊自巷出者連斬四五人遂不復出退告其魁魁怒裂冠投袂左持刀右執扇登岸一麾賊衆蟻進矢

集如雨將軍單騎遇之射輒中中輒殪賊見將軍一人也易之又鼓其銳來圍將軍將軍左衝右突圍弗克合由是賊氣稍奪將軍又念不斬其魁則衆不貳乃奮臂一呼滅其前隊二人直擣其巢見一賊方指麾其下突前斫之鈎其首出賊陣後賊遂披靡相怖以目而所伏又四起奮擊之斬若干人賊遂大潰還奔舟舟焚將軍追至舟所盡斬之又禽一魁名五王者斬之溺水死者無筭淮倭悉平將軍不冑不介著青恰白布單衣身不滿七尺恂恂儒者耳及遇敵提雙刀毗裂髮指騰躍

超距矯捷如飛刀起見刀不見將軍淮民自河上觀者咸咄咄曰神人神人云黃子曰倭奴犯徼七年於茲我軍不戰而覆者多矣卽幸而捷亦喪十獲一耳若往歲梁庄舟山之捷亦絕罕者將軍以寡殲衆而卒不失一可不謂奇功也哉

邨老曰此世所稱劉草堂將軍也質山先生此記甚佳第此云守浦口而史則言戰於東鄉又有戚將軍號南塘者其滅賊之功在直浙十之二在閩廣十之八至今稱良將者輒首二將軍云

徐復祚字陽初號譽竹大司空栻之孫博學能文尤工詞曲某宗伯題其小令以高則誠爲比傳奇若紅梨掇梳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于世然不知其爲陽初作也又嘗倣陶九成輟耕錄作村老委談原本卅六卷今所存者六卷而已余悲陽初有如許著作而身歿之後遺書散佚名字翳然文人之傳與不傳洵有命在千秋萬歲子美所以致嘆於寂寞也會己酉歲昭文修邑乘予爲言于陳君亦韓載入文苑傳中柳南王東淑跋

公諱復祚字陽初號暮竹晚又號三家村老司空公之孫比部郎禹江公次子也書齋曰花當閣讀書其中學博才贍著作甚富惜後人散失片紙隻字無復存者傷何如矣傳奇若紅梨記投梭宵光劍雜劇若一文錢梧桐雨諸本尙留人耳目間至委談三十六卷大抵記朝廷典故忠貞邪佞孝義節烈高人逸士仙佛奇蹤豪猾盜賊倡優乞丐術數伎巧與夫街談巷議善惡果報可興可觀無不臚陳近得六卷于友人處借歸錄之稍存其槩云時康熙六十一年歲次

壬寅正月人日曾姪孫述曾謹識

花當閣叢談卷八終

吾邑陽初先生爲徐大空公之孫高才博學詩歌
傳奇皆有名嘗仿輟耕錄作村老委談三十六卷
記當代見聞其大者可資史乘小者亦足寓勸懲
與陶氏書堪伯仲焉惜未經刊布久而散佚其後
有族孫述曾者搜訪是書僅得殘帙數冊卽今藏
書家所傳嚴中丞起至倭寇始末六卷是也甲子
冬余于郡城坊中得此殘本二冊乃出所傳六卷
之外者繕寫精妙有柳誠懸筆法屬花當閣原物
狂喜竟日暇時擬錄副以廣其傳會照曠閣主人

將刊此書舉以畀之以此二卷記朝事居多遂冠
諸首俾藝林中得觀所未見亦一快事也時嘉慶
戊辰秋七月五日琴六居士黃廷鑑